

史記菁華錄

函一  
六  
冊函

史記菁華錄

卷二

河渠書

平準書

越世家

陳涉世家

外戚世家

齊王世家

蕭相國世家

曹相國世家

留侯世家

陳丞相世家

河渠書

夏書曰禹抑鴻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援引夏書妙

絕不勦錄其成句陸行載一作車水行載舟逐句變字泥行

踏毳作樞山行即橋橋亦作櫟其制以別九州隨山

浚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亦逐句然河

菑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忽宕一筆是史公文至此方

言治唯是為務故道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

下砥柱及孟津維納至於大邳引禹貢之文從中插

於是此三十字禹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

河渠書本以志秦漢治渠之利害乃先從大禹治水之源流說入此自是文體宜然非有風刺與封禪書援引不同

此段要看其字法奇古變化之妙出筆自能古雅

此段自言鄭國渠  
始末自成一篇小  
文

行平地數為敗

自行其意不襲古說

乃厮二渠以引其河

至此又從

河引出渠來厮分也即毛詩  
斧以斯之之義字法新妙

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

於大陸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於勃海九州既疏九

澤既灑諸夏安功施於三代

四句頌文為一篇冒頭

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

以魏渠引出秦渠而參其中錯

綜入

而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母令東伐

以興他謀國者

人之水利苟已國旦夕  
之安拙極矣寫來可嘆

乃使水工鄭國問說秦令鑿

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為渠

總挈一筆下別詳誌之

並步浪北

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

中字古峭後人往往

先言魏富河內于秦又特著富強卒并諸侯二語所以深惜韓之失計也

田蚡食邑千餘河決南注則郿邑無水災故蚡特巧說罔上以致二十年不塞

祖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為間然渠成亦秦之利

也三語婉而多姿如此秦以為然莫謂秦無人卒使就渠渠就用注

填闕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六斛四斗

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寫出美利贊嘆不盡秦以富彊反應罷之

卒并諸侯反應罷令東伐因命曰鄭國渠

自河決瓠子後從川蚡案來二十餘歲歲因以數不登而

梁楚之地尤甚天子既封禪巡祭山川因歌中語故入此句其

明年旱乾封少雨乾封者方士荒唐之說耳今引之若固然者諧絕天子乃

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提綱於是天子已

用事

亦祠祭事

萬里沙

地在華州

則還自臨決河

勵精可想

沉白馬

玉璧於河

與河神盟

令羣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寘

決河是時東流郡燒草

衛俗火毗

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

之竹以爲榱

榱者以竹漸插決口而以次加密使水勢柔而後下土石也

天子既

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決兮將奈何

歌極

古雅漢時人主之才如此况文士乎

皓皓盱盱兮閭殫爲河

言閭闔盡漂失也

殫爲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

吾山卽魚山謂鏡其

石以塞河石月

吾山平兮鉅野溢魚沸鬱兮栢冬日

栢與迫同言魚游下浸如與天日相近

延道弛兮離常流蛟龍騁兮方

歸舊川二句仍從  
封禪書方士河決  
可塞一語附會神  
功生來又云不出  
巡封禪亦安知外  
間水患如此甚言  
封禪之為益大也  
憂民之中仍寓文  
過之意妙甚

遠遊大有左徒筆意歸舊川兮神哉沛呼神而顯之沛安也不封禪兮

安知外為我謂河伯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

齧桑地各浮兮淮泗滿久不反兮水維緩謂久成泛濫漸若安瀾矣

一日河湯湯兮激潺湲北渡邁兮浚流難二句是上篇意下乃

詳言塞河之工而屬意槌石尤切寡長菱兮沉美玉河伯許兮薪不

屬言河神雖許我而工用不集可憂薪不屬兮衛人罪即東流燒草一事燒

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頽林竹兮槌石菑舊說解菑字支離愚

謂斬竹鑿石即竹石之菑耳宣房塞兮萬福來於是卒塞瓠子築

宮其上勵精之效如此名曰宣房宮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



太湟難曉闕之可也  
定徧天下詳觀水勢而一語斷之曰矣水之爲利害於籠括筆力

舊迹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綴應上文

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於會稽太

湟太湟之地不可考湟字或作濕上姑蘇望五湖東闖洛汭大邳迎

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

門至於朔方曰甚哉水之爲利害也余從負薪塞宣

房悲瓠子之詩而作河渠書別有領會

封禪書極寫武帝荒侈河渠書極寫武帝勵精然

其雄才大略正復彼此可以參看非彼絀而此伸

也特採瓠子兩歌纏綿掩抑格自沉雄先輩謂子

長所以能成史記者亦以當時文章足供撫拾諒  
哉言也。

--	--	--	--

平準書

漢之計臣有平準  
令所以平物力之  
低昂而不使畸重  
畸輕也史遷因武  
帝時興利之臣而  
詳悉其本末名之  
曰平準書與漢書  
食貨志相表裏

平準書筆極古峭  
宜齊字字不苟

漢興接秦之弊先由極弊處引起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饟

作業劇而財匱健句自天子不能具鈞駟馬乘一○天子駕車之駟

馬毛色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三句極言上下置悉於

是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鑄錢一黃金一斤上

字作準字解謂萬錢準黃金一斤也約法省禁而不執逐利之民蓄積

餘業以稽市物蓄積多則買市物踊騰糶米至石

萬錢馬一疋則百金馬乘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

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以前賈人饒孝惠

平準書卷之二  
五

此段言漢初事簡  
故取于下者甚儉  
亦為武帝巧取聚  
歛張本

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天下初定資其物力故稍弛之

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此句直穿至桑宏羊孔僅之流所以

深刺武帝之尊用賈人兒以病民也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

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於封君湯沐邑皆

各為私奉養焉不領於天下之經費此四句正言官用吏祿之外皆

不仰給於民所以轉漕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師

官歲不過數十萬石至孝文時莢錢益多輕漢初名榆莢錢

乃更鑄四銖錢鑄錢其文為半兩合民縱得自鑄錢

前但言令民鑄錢今又加縱得二字見其禁愈寬故吳諸侯也以卽山鑄錢

拜爵之始  
開端于有道

帝豈非萬世

痛惜哉然其時

實有不得已者以

利國既多天下之

經費出息甚寡也

富埒天子其後卒以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

王者故吳鄧氏錢布天下而鑄錢之禁生焉利權歸于下其

弊日多因始立鑄錢之禁匈奴數侵盜北邊屯戍者多邊粟不足

給食當食者於是募民能輸及轉粟於邊者拜爵輸者

但輸之于官爵得至大庶長賣爵一大庶長二千石

孝景時上郡以西旱亦復修賣爵令賣爵而賤其價

以招民其流益下及徒復作又于爵外得輸粟縣官

以除罪贖罪益造苑馬以廣用馬乘而宮室列觀輿

馬益增修矣此句暗渡至今上卽位數歲漢興七十

餘年之間總敘漢興以來見祖宗培養元氣匪國家

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

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

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史記

有極省處有極不省處各有其妙此段形容富足纍纍

纍百千言極不肯省而古氣洋溢噴湧不可一世真

大手筆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牝者賓

而不得聚會此小段獨詳馬乘與起處應守閭閻者食梁肉為吏

者長子孫吏世守居官者以為姓號此是上句正故

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細恥辱焉引入風俗之美

先極言物力富盛  
因及于上下驕淫  
而後繼之以喜功  
好事之臣開邊邀  
賈天下騷動財匱  
絀然後使心計  
以得救間而售  
賈之智而前  
自愛而畏法先  
義細取辱後言  
廉恥相冑法嚴令  
具又所以著人心  
世道之升降也中  
間只物盛而衰  
固其變也八字過  
峽無限感慨

既富方穀法網疏當是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法網疏

因役使貨賄法網疏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法網疏

以為豪暴也法網疏專言富民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

之驕暴法網疏與服僭於上無限度法網疏數句言封君卿士之奢僭先言

已久物盛而衰固其變也法網疏爽勁自是之後嚴助朱買

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法網疏財滿

大喜功此武帝痼疾也法網疏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

專言其臣為上諱耳法網疏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法網疏

變法網疏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間靡然發



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

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

騷擾而相奉終孝武之世極為天下煩苦者征匈奴

云江淮巴蜀燕齊此云天下百姓抗弊以巧法民善

科徭故國財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賣爵出貨

者除罪二贖罪選舉陵遲廉恥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

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痛悼之言

天子為伐胡盛養馬特詳馬乘亦馬之來食長安者

數萬匹馬既仰食卒牽掌者廐牧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

上已詳開邊為致困之由此段仍從伐胡起而又加養馬一事針路通清